

血 染 的 爱

上

李 娟 娟 杨 颖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1 9 8 0 年 · 哈 尔 滨

封面：姜 录
插图：何 宁

血 染 的 爱 上

李娟娟 杨颖 著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-5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16 14/16 · 插页 8 · 字数 340,000

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16,1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335 定价(上下两册)：1.40 元

谁不曾爱过。

爱

震颤着心弦——

那是洋溢着欢笑的爱，

浸染着血泪的爱；

默默的，

永恒的……

目 录

第 一 章	在一幅画前.....	(1)
第 二 章	莫须有.....	(7)
第 三 章	华瑛.....	(21)
第 四 章	离情.....	(42)
第 五 章	继红.....	(67)
第 六 章	钟汉.....	(86)
第 七 章	悲喜泪.....	(105)
第 八 章	一角红旗.....	(119)
第 九 章	旧地重逢.....	(147)
第 十 章	战歌.....	(164)
第 十一 章	清明祭.....	(183)
第 十二 章	延河边上.....	(199)
第 十三 章	红叶.....	(211)
第 十四 章	孤洲不孤.....	(230)
第 十五 章	孤洲上的枪声.....	(242)

第一章

在一幅画前

雨后的斜阳，把它金红的光芒挥洒在黄土高原上，勾勒出一带战火纷飞的山峦：硝烟弥漫中，山脚下的敌群仿佛一团团蠕动的蝗虫；而阵地，犹如在血与火的波涛中巍然不动的“中流砥柱”。

山岭的长风拨开硝烟尘雾，逆光下，一面火红的战旗，在猎猎飘动。虽然炮火撕去了它的一角，却更加壮美威严。

堑壕内，那似一尊尊情态各异的雕塑，在血与火里，如同一个人似的，迎着那即将到来的严峻时刻，去尽一个战士的崇高职责。

这，多么象一幅壮美的画卷呵！

是的，这是一幅血与火的油画，它端正地悬挂在明亮的展览大厅里。

参观的人群象滔滔不断的河流，在色调宜人的展厅里，卷过一个个漩涡。

一个中年军人也随着这条河流缓缓地旋转游动着，他是个粗实敦厚的汉子，面色黝黑带光，就象晒得发烫的沃土，

抓一把就能攥出油来；宽脸膛布满深深的犁沟纹，斧凿刀刻一般，每一道都蕴含着火一般的热量。这人，就是金火旺师长。

当他浏览到这幅战斗图景前，骤然停下来，大睁着眼睛，使劲打量这硝烟弥漫的战场。他的思绪倏然翻滚起来。啊！画中的情景就象是发生在昨天，每一笔都象刻画在他的心上。……他那脚底板生了根似地一动不动立在人流中，活象一截铁柱子扎在湍湍的溪流中，立刻激起层层涟漪。

两个战士，踮起脚尖绕过金师长高大的身躯，在听人们议论。那个胖敦敦的战士凑向他的战友，扫视一下左右两翼，轻声地说：

“遇上这个场面，该多带劲呵！”

“嗯！真遗憾哪，晚生了三十年。”他的战友一把抹去鼻子尖上的汗珠，一本正经地说。

一个戴宽边眼镜，蓄着胡须的人，指点着油画，对偎在周围的几个挟着画夹的年轻人提示说：

“作者使用中间色调，刻画人物，层次还能这么丰富；对冷暖、明暗、对比把握得又这样生动协调，有工力呀！”

熙熙攘攘的参观者的赞誉，金师长全都没有听见，他沉浸在战斗的回忆中，心中象火一般炽热。他伸手取下了军帽，捧在胸前，一脑袋麦粒高的头发茬子闪着亮斑；饱满的额头上沁出汗珠，汇出一股股涓涓细流。他咂动着厚厚的嘴唇，情不自禁地从心底涌上来一个声音：

“终于展出了，太象了！”

这句话引起了一个女孩的好奇心，她转到金师长面前，

接过话头问道：

“叔叔，象什么？”

红朴朴的几张面孔同时凑了过来：

“象什么？”

这突如其来的询问，把金师长从沉思中唤醒。他这才松动一下身姿，环望着伸过来的几张天真的脸庞，立刻明白了，那是自己脱口说出的话语，引起了这番纯属孩子式的询问。

“叔叔，给我们讲讲嘛！”

金师长迅速整理了麻乱的思绪，把心中翻腾起的波澜平息了一下，他的嗓子有些走样了：

“很象我们连队一九四七年保卫延安的那场战斗。”他朝着画布上浸染在硝烟里的亲密战友，缅怀似地说，“一场鏖战哪！阵地上打剩下十五个人！”

这话有如重锤击打在响鼓上，那样激荡着人们的心弦。那个崇敬英雄的小女孩抢到前面，仰起严肃的面孔，闪动着敬意的眼睛，问道：

“叔叔，你认识他们吗？”

“唔！”金师长指着战旗下，堑壕里露出半身的女战士：

“她，是一个文艺战士！”

画中的这个文艺战士——华瑛，不过十七、八岁，银灰色的军衣衬托着她清秀的面庞，她耳畔那绒绒的发丝，闪着金红色的光芒，右手挥动着一角红旗，似乎在呼喊着什么，又象在引吭高歌。

在华瑛的左侧，一个青年指挥员，正探出壕沿；汗水、鲜血和烟垢浸染着他身上那被弹片撕裂的军装；几乎就要冲

出堑壕的身姿，使人觉得他浑身是力。那入鬓的剑眉，微微凝结的眉宇下，闪烁着灼灼目光。印洒着鲜血的右臂举起驳壳枪，激情地朝山坡呼喊着什么。

“他，是我们的老连长钟汉，硬骨头英雄”。

顺着钟汉的视线，山坡上发生了一起英雄的壮举。一名勇士，从敌群中跃起，头上带血的绷带飘散着。他刚刚甩出一束手榴弹，正当起爆的瞬间，迸发出白炽、血红，桔黄的光芒……

“至于这个人嘛……”金师长好象不情愿似的，把下面的话咽回去了。

展厅里的一个解说员，手持指示棒，分开重围，走到金师长面前，热情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：

“首长，您把这画都讲活了！”

“呃？”金师长笑呵呵地应了一声。

那位戴眼镜的美术工作者说：

“本来嘛，艺术是来源于生活的，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，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呵！这幅画让人耳目清新。”

“怪不得它吸引着那么多的参观者，这还是预展呢！”解说员带着一副满足的情态说，“他们提出过很多有意思的问题，我要有首长知道的这么详细就好了。也还有一位首长，每天都来这里，一到画厅，就看这幅画，一站就是几十分钟。”

“什么样的首长？”金师长觉得有点蹊跷。

解说员抬眼望着墙上的挂钟：

“您会看到他的，九点钟准到。听！”

庄严悦耳的报时钟在空中鸣响，音波撞击着大气，传进

了画展大厅。那个笑意盎然的解说员抬起指示棒向玻璃窗外指去，用一种证明自己言之无误的认真表情，对金火旺师长说：

“首长，他来了！”

果然，大厅门口走进两个军人，直奔这处画厢而来。身背十字挎包的医务人员尾随在一位老军人身后。这位老同志，年过半百，至今尚能看得出，在他年轻时候有过魁梧的体态。虽然现在腰背有些弯曲，仍不失一位高级指挥员所具有的刚毅气度。两道浓眉的根部，几乎连结在一起，插在鼻梁的顶端，各自密扎扎地向两鬓伸展而去。微微凝结的眉宇下方，闪动着疑虑深沉的目光。

金师长盯注着这奇特的目光，一步一步向他走去。忽然眉毛飞动起来，站住了脚。

“怎么？是你……”他迅步走上，可是对方并没有理会面前的这一切。只是在参观者闪出的一条通道上平静地走着。金师长可按捺不住了，他几步跨上，大张两臂，猛然地连肩带臂抱住了对方，扯着嗓子大叫一声：

“我，我可找到你啦！”

然而，对方只是用陌生的目光漠然地看着他。

金师长惊奇地松开双臂，看看对方又看看自己，心中生起了疑团。他后退两步，让对方仔细认识一下自己：

“我是老金哪！火旺子！”

对方仍然神态木然，眼睫微微颤动着，只是喃喃地重复着他的话：

“火旺子！火旺子……”

“呀！你这，这是怎么啦？见到孩子了吗？华瑛她……”

“华瑛，华瑛……”看来这个名字在他心里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回响。

跟在他身后的医务人员走到金师长跟前，说：

“首长，别问了，他病着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金师长急切的心情感染着在场的人们。

医务人员难过地低下了头，声音沉重地说：

“钟军长，他患了外伤性遗忘症，失去了记忆。”

钟军长为什么失去了记忆，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道路，亲爱的读者，现在要对你们讲的故事，就是当着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忧患之中，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……

第二章

莫须有

一九六六年的深秋。侵人肌肤的冷风，吹拂着漫天的夜幕；冰冷的下弦月，在乌云罅隙中透出苍白的面孔，窥探着人间的隐秘。层层枝叶筛碎了月影，象是缄默的大地上，郁郁地睁着惊奇的眼睛。在这扑朔迷离的夜色中，只能听到那不时抖落的树叶飒飒作响，好似心绪不宁的人们在交头接耳，絮絮低语。

时隐时现的月光铺洒在黑黝黝的湖面和柳堤上。一柱柱煞白的路灯眨着眼，好象堤上的警卫哨兵，一字儿摆开，森严地伸向湖滨深邃的园林中。

在举国上下风云变幻的日子里，这里却象世外桃源般宁静，谁能料到，这座表面看去幽静雅致的园林，竟蕴藏着惊天地、转乾坤的能量呢！

一辆高级小轿车沙沙地驶过湖堤，傲然穿进浓密的阴影深处，驶向一座花木茂密的院落，停在灯火通亮的楼门前。宽阔的廊下，早有几个人侍立着，想必在这里恭候已久了。车上下来的一个人，压根儿没理会这些，如入无人之境般地

径直走向散发着淡淡异香的楼梯。她，约摸三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面孔白晰，穿着合身的军服，一直登上楼梯。突然，她放慢了步子，却并不回头，问道：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都准备好了，肖静同志。”一个中年人恭敬地在她身后答道；他是一个专人负责人。

“他们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已经出发了，肖静同志。”说话的是个身穿灰中山装的干部。这是新近调来文革办的副处长于言。他对这里的一切还很生疏。

肖静，这位“江办”的显赫人物，只是说了声“好吧”，就朝她设在二楼的办公室走去。

肖静刚刚见到了她所十分崇敬的中央文革领导人江青，领受了必要的指示，立刻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等待着一次临时安排的会谈。

其他人员就在二楼临湖的会议室里休息，等候着另一位要人；于言不时朝湖上那条泛白的柳堤张望，不安地估量着就要到来的会议，将要出现什么惊人之举。

办公室的秘书和一个年轻的女工作人员，在他的旁边嘀咕着，引起了他的兴趣。他向窗前瞅去，耳朵却在听着。

“这回是应‘林办’要求安排的，十万火急！”

“什么问题这么紧急？”

“听说是关于部队的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，军队慢，跟不上啊……”

于言还在琢磨着“跟不上”的含意时，不想，楼下响起了

小车驶近的声音。“嘭，什么时候过来的。”他赶忙随着人们迎下楼去。这时，客人已从红旗车里走下，他体态肥胖，但不失健壮、洒脱的风度，他和肖静握过手后，还笑呵呵地扫视着大伙，举起右手，微微摆动着步入楼门。

于言跟在后面，打量着这位受到肖静如此尊重的客人。他感到这个人眼里有种逼人的目光，身上有股使人感到威胁的压力。这时，又听到那个秘书小声议论：

“他呀，是专管军内运动的。”

这人，叫丁伯克。于言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并不熟悉，又怎能知道这个人物的意见，往往会见之于那一位“永远健康”的讲话中呢！他不安的倒是不知这位专管军内运动的专家，今天又要把他的拳头砸向哪个部队、哪些个人头呢！因为党的二号人物明确指出，这场席卷中国的政治大革命，是一场“批干运动”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，有几个能免于冲击的呢？于言虽说是早离开了部队，转业多年了，可他有一大批老相识，还是部队干部。况且，在他看来，冲击哪个部队，他都是不忍心的，对于部队，他是有感情的呀！虽然这时候他的脚早已跟随着迈进了二楼西北角的一间专案办公室，心里头却还在搅腾着。

肖静陪同丁伯克一路交谈着，进到屋里。她没有让专案负责人介绍什么，亲自走到一排高大的保险柜前，指着架子上的一幅没有画完的油画，向客人说：

“就是这幅画。画上的这个当年的营长，就是你讲的那个军长。”

丁伯克那宽阔厚实的胸背，把沙发填得满满的，他目无

定睛，晃动着过大的脑袋，胳膊倚放在沙发扶手上，摆动着短粗的右手指头，做出结论似地说道：

“蛮有技功嘛，毒呵！歌颂的是贺龙的老部下，又还是彭德怀指挥的战斗。”他信手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材料，递给肖静，“这是那个军长写的《柏塔山战例剖析》，看，枪杆子，笔杆子，早有预谋喔！”

从这幅画上，于言压根儿没想到有什么毒气，更使他惊愕不止的是，这个“毒”字竟然和他于言心中的传奇英雄贺老总连在了一起，不觉一阵毛骨悚然。抬头看去，肖静正审视着那份报告的标题，念出：

“《政治工作落实到国防现代化建设上——柏塔山狙击战战例剖析》”。她哼笑一声，勾头朝丁伯克说了声，“好一个军长！”便随手翻阅起来。

听到这里，于言想到他所熟悉的一个老上级——钟汉军长，不由轻轻地“呵”了一声，象是从胸膈发出的微弱叹息。不过，谁也没有听到。他靠前一步，瞅了瞅那份材料，又瞟了一眼油画，额头“刷”地沁出了汗水。“噙”地一声，觉得发晕。但是，于言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，纵然心头打鼓，也还不动声色，看上去仍然谦恭地站着，听候吩咐。

于言根据多年的阅历，以及近些时日形势发展的特点，已经并不怀疑这个专案对象是谁了；私下却怀着侥幸于万一的心理。他转过头去，悄悄问了一声办案人：“这个军长叫什么？”

“叫钟汉。”

肖静还在信手翻阅那些材料，听见介绍，随口问道：

“哪里人?”

“湖南桑植。”

肖静定睛有顷，她在脑子里采撷着各色合意的线绳，机敏地联结着，终于把这些线头织成一幅预想的图景，便问道：

“什么出身?”

“雇农。”

“哪个山头的?”

“二方面军。”

肖静转过脸，不期然地和丁伯克的得意目光相遇，他们互望着微微点头。肖静拖着长腔用顿然明了的语气说了句：“难怪呀!”用她那细长的手指，慢慢攥起材料，象是要把那儿张纸捏个粉碎，“就是他，贺龙的人!”

“一员大将嘞!”丁伯克悻悻地补充了一句。

肖静频频地咬着牙，柔软的声调也变得尖厉了。

“突出政治，竟敢讲落实到军事训练上，岂不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吗?他这是把矛头指向了谁?”她迅疾地向身旁扫视一下，仿佛证明自己的结论似的冲着丁伯克说：“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林副统帅!”她生气地把材料扔在桌上。

这几句严峻的话里，透出了明显的杀机。这样的论断，是于言没有料到的。要知道，这恰恰是于言了解的老首长呵!唯其如此，才更使他震惊。他知道关键时刻一句话胜似千言万语，急中生智，决意把大事化小，希望把政治问题转到思想问题上去，就硬着头皮冒昧进言：

“这个人怕是打仗打惯了，满脑子军事……”

丁伯克听到这个说法，十分敏感，倏地从沙发上转过肥

大的身躯，冲着于言上下打量起来。于言立时感到一双冷冷的目光投射到自己的脸上，还想说什么，却被肖静阻止住了。随后便传来了对方的训斥：

“十足的书生气！岂止是单纯军事观点。二月兵变！知道吗？兵变！”肖静审视着于言，“这场兵变倘若得逞，就要亡党亡国，人头落地呵！”

兵变？！这骇人听闻的暴乱，于言曾经影影绰绰有所耳闻。但是，哪里想得到这个反革命暴乱竟然和自己的老首长联系在一起，真是海外奇谈！然而他面前这两位显赫人物的身分和他置身的地点，提醒他思考问题应当注意……那么，莫非因为某种误会把钟军长和华瑛牵连上了？这在以往党内斗争中不是没有先例的。他擦了擦脸上的汗水。

“不必紧张嘛！”丁伯克冲着于言哈哈笑道，若无其事地把庞大的身躯沉进了沙发。

于言得救似地舒了口气，斜睨着眼望去，那人闪动着一双变幻莫测的眼睛，燃起一支中华牌香烟，偏了偏脸，教导他：

“林副统帅不是讲过，幸亏他不在贺龙领导下，否则脑袋早就掉了。”

肖静接过话头：“还是副统帅明察秋毫，他们终于有动作了。”

“是的嘛！月晕而风，础润而雨，见微而知著。”是要防患于未然嘞！借用现代军事术语，这叫做：“预防性打击。”丁伯克的诡谲目光扫视过周围的人们，“斗争复杂呀！前几天，就在我的办公室，一个机要员竟然畏罪潜逃，这件事，你们是

知道的吧！什么问题？一切征候都不是孤立地存在，有着内在联系嘛，这就更要加紧我们的工作。”

“那么下一步，”肖静朝室内扫视一周，细长的手指向门外摆动两下，示意在场的人员回避。这个动作立刻让于言想到他所置身的单位，是个何等重要的所在了，可以不折不扣地说，这里已经成为全国的神经中枢了。“他们下一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？”于言揣着这个令人心悸的疑问，担心着老上级即将遭到的厄运。他随着其他人员退出的时候，肖静闪着冷峻的目光凑到丁伯克的沙发跟前坐了下来……

原来于言和钟汉军长之间有着良好的上下级关系。战争年代他曾在钟汉英雄团里工作过；战斗中，他由衷地敬重这位老上级。谁不清楚，他于言就是写钟汉和他的连队的功模材料，从宣教干事写到当了宣教股长，又一直写到全国胜利的。那些年月，他只嫌自己的笔头子太嫩，表现不出这位军政双胜的指挥员的准确形象。待他离开老部队时，于言已经是一个有名的记者了。他自认为系统而又全面地掌握了这位高级指挥员的斗争生活素材，最了解这个光明磊落的英雄性格和那一颗跟他眼睛一样透明的内心。

于言还常引为侥幸的，是他总爱说自己是战争中剩下的人。每当想到这里，也就很自然地又和钟汉联系在一起。钟汉的妻子华瑛，也是于言的老战友，当年在炮火中，华瑛为了掩护他于言而负了伤。象他说的是受过“救命之恩”的老战友。所以，尽管于言早已离开了部队，多年来，他和钟汉夫妇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如今，这一双战友祸从天降，大难临头，他于言根本不相信这两口会参加什么“二月兵变”，